

平漢路工人破壞大隊的

產生

自序

艾思奇同志叫我把『平漢路工人破壞大隊』第一章和幾篇短詩合起來，出一個集子。在延安，好容易找到兩期『文藝戰線』；這太珍貴了，不能把自己的詩撕下來，只好由我們民衆劇團的小同志們幫我抄下一份。

仔細地讀了幾遍，修改了印錯及我自己疏忽了的幾個地方。

中國工人階級的發生和成長，是近代的事。中國工人作家到將來也一定會產生許多。當我寫『破壞大隊』的時候，我曾這樣想：『你看，我用的言語，是每一個工人都能聽懂的言語吧。不要說你們不能夠創作，工人同志們，只要你學會使用文字，你一定可以比我寫得好，並且會好過許多倍。因為你們的生活比我更實際，你們使用的言語是更豐富，更生動的。看了或是聽了我寫的東西，可以提高你們本身的創

作的自信力吧。你們的自信力是漸漸提高了。你看，平漢路工人，要是沒有自信力，怎麼能夠組織起這個英勇的破壞大隊呢？……』

剛寫完第一章，我便帶着民衆劇團下鄉去了。以後有空，我要繼續寫下去。這長詩的主要缺點，是我沒有直接參加破壞大隊的工作，有很多應該表現出來的地方，我不能表現出來。我希望能夠再見到參加這工作的同志們，那怕再見到一兩位也很好；讓我多知道一些你們的行動！我可以寫工人，是因從前我有一時很接近工人。然而這還是很不夠的！

此外的幾篇短詩，表現了邊區的一部份特點。其中有『贈愛人』一首，比較是舊作；但在任何時我唱來都很有味。

一位從沒有見過面的朋友——薇荇先生，他從柳州寄來一封信，說：『拜讀了平漢路工人破壞大隊的產生長詩後，內心里不自主的嘶喊！呵！這才是今日迫切需要的詩歌！』我決不是要把他的話抄出來，有意抬高這章詩的價值。

一篇詩的優劣，也決不是從一個人的讀後感想就可以評定下來，應該從一時代的多數人那裏去找評定。不過，用長詩來表現工人集團行動的作品，在今天的中國，這許是第一次，因此，我有意把這位讀者的讀後感寫出來，好做別人的參考。他讀的很仔細，指出了一些錯落的地方。讓我在這裏敬致感謝！

目 錄

自 序

前 記

- (1) 鄭州車站
- (2) 等老劉
- (3) 小黑炭放哨
- (4) 老劉催名冊
- (5) 團結起來
- (6) 破壞隊產生

上 部

平漢路工人破壞大隊的產生

前 記

平漢路工人破壞大隊的同志們，會把他們這般辛苦光榮的歷史告訴我，並且要我把他們這段光榮歷史寫成一篇詩。這回是因為『文藝戰線』要出版，周揚同志催我寫一篇長詩，同時，也因印刷同志趙鶴，勸我不要整天忙事務，應該抽空多寫點東西——我才決定開始寫這部長詩。

現在只寫了第一章——破壞大隊的產生。以後還想寫四章，可是因為詩長了，不易在刊物上發表，我就先發表第一章。將來可以另出單行本。

開始讀起來，聽起來，覺得有些枯燥，那是由於我的手法還不高明。可是我現在覺得那是不可避免的。像周揚同志

就說，一次不能把一章登完，可是後兩段是很使人感動的？

我寫時，因為太忙，太急於寫成——你看，十一月二十早晨，我請人把我的房門像前兩天一樣地反鎖着，我在裏面寫，忽然空襲警報的槍聲響了，飛機的聲音也聽見了，我才趕快請人爲我開門，拿着這篇詩稿跑，沒有跑出幾步去，已經聽見炸彈投下了。後來，我爲使這作品稍爲完整些，我已花幾天工夫，讀了又讀，增刪又增刪，以後有機會朗誦給工人同志聽，得工人同志的幫忙，一定還會有很多地方要增刪，古代的史詩就是從一次次朗誦中增刪好的。

一九三八，十二，十二。

一 鄭州車站

十二月——一九三七年的十二月，

有幾天幾夜，

在鄭州車站，

如有隴海車西開，

平漢車南來，

你大半只見傷兵，

官更和官更的家眷。

恰恰地相反：

你見平漢車北來，

隴海車東開，

那大半是開到前方的戰士，

糧秣，大砲，子彈。

『又不是客車，又不是客車呀，……』

千百個難民，

失望地楞着眼睛，

擠，擠，擠——擠不進去後，

長嘆一聲『唉！』

有錢的再回小旅館去等，

腰包空了的，

徘徊一陣，

還是靠着行李打瞌睡。

謠言多極了——

有的說，敵人已經佔領石家莊；

有的說，我軍已經退出太原城；

有的說：

某某司令老早就不在南京。

有的人又說：

日本便衣隊，

已經到黃河北岸，

他們有一種橡皮小船，

只要用飛機大砲掩護，
立刻可以搶渡到南岸，
你看鄭州是多麼危險！
因此有的逃西安，
逃武漢。

武漢西安不保險，
有人決意逃雲南。
聽說『雲南四季無寒暖』
隔敵入幾萬重高山。

有一種謠言又恰恰相反——
他說『住在鄭州很平安，
日本決不打鄭州，
你看抗戰快半年，
日本的飛機，
還沒到鄭州下過「蛋」。』

每一種謠言，
都像傳染病，
傳不到幾天，

一個地方都傳遍。

你反對謠言——

你說『應該保衛鄭州呀——

日本飛機昨天還去炸洛陽，

今天又去炸鞏縣，

鞏縣離鄭州不遠。

漢奸就暗暗地和你搗亂——

他說：『炸洛陽，

因為洛陽有飛機場，

炸鞏縣，

因為鞏縣有兵工廠；

那和鄭州完全不一樣。

漢奸目的在搗亂——

不是叫你覺得很危險，

就是叫你覺得很平安，

危險叫你跑，

平安叫你什麼救國工作都不幹。

像這樣巧言花語，
比得上日本幾百架飛機，
飛到鄭州人的心窩裏，
散放毒氣！

中國兵書說得好：
『你要攻打人的城，
最好先攻人的心——』
日本飛機大炮狠，
最狠也是利用中國法
泡製中國人！

可是他不能攻破，
我們中國工人的這個堡壘，
他泡製不了
我們民族的抗戰決心！

交通是戰爭的脈絡，
鐵路是最敏感的神經，
有什麼戰爭的消息，
你能騙過愚蠢的傢伙，

趕驢趕馬的弟兄，
你可騙不了我們鐵路工人，
何況鄭州是平漢隴海的中心，
我們平漢路工人，
自從一九二二年，
反對吳佩孚的『二七』到現在
曾有過很多頑強的鬥爭！

二 等老劉

我告訴你們，
平漢路工人，
已經開始組織武裝部隊。
發起組織的，
就是那個李猴子——李阿根。

今夜晚不比平常，
也沒有車來，
也沒有車開，
如有第一次看見火車的老百姓，
他們一定說：

「看啊！一串串的，
像一條條的死蛇
一輛輛的
像一個個的死烏龜！」

今夜晚，
天陰，風冷，
怕有飛機來夜襲，
車站上只亮着幾盞電燈，

平漢工人李阿根，
他帶着八個兄弟，
走過那昏沉沉的車站，
踏過那冷冰冰的鋼軌；
他們大半都是縮手縮腳的，
有的手，插進大衣裏，
有的手，左右交叉着，
攔在袖子裏，
只有一個王小五，
夾着一條四尺長的鐵撬棍。
他們個個口上冒熱氣，

像是剛剛開出站的火車。

他們走進一家小酒館，

『哈哈！來了！

樓上有座，樓上有座！』

歡迎他們的是堂倌。

上得樓來——

『好冷的天氣呀……

還是涮羊肉好嗎？』

問話的又是堂倌。

阿根說：

『請你等一等吧，

先把兩張桌子拚過來。』

『還有客嗎？』

『還有，客一會就來。』

涮羊肉是決定了。

不要問幾盤，

各自去切來；

俺工人不吃就不吃，
吃起來，都很痛快。

有一個青年的工人，
人家叫他『小黑炭，』
是一個眼疾手快的小伙子，
他低聲問：
『阿根——今晚不要放哨嗎？』
阿根繃着眉頭想一下，才回答：

『有老劉參加會議，
這會議差不多是完全公開的，
——可是兄弟你去吧，
萬——是謹防萬一！』

小黑炭又低聲說道：
『我想你再派個人，
站到那窗子面前——
見我在馬路對面，
連擦兩根火柴抽香煙，
那就是有了五分危險；
你們應該趕快吃起來。

聽得一把小石子打到窗前，
那是八九分危險，
你們趕快準備走，你說好嗎？」

阿根，他用老大哥的口氣問，
『好。這很好。
我們就照這樣辦。』

黑炭想轉身，
阿根又說道：
『要沒有什麼危險，
吃飯定要等到老劉來。
老劉到，你可以打轉。』

黑炭說：
『算什麼呢——
我到樓下先吃兩碗麵。
你們有會各自開。』
他說的非常堅決又慷慨，
那一種熱情，
也真像燒紅了的一塊煤炭。